哨子的故事

〔小小说〕

王永成

最让安全科头疼的是电车班这帮小子：清一色的光头，下了班安全帽在手里晃来晃去的，工装搭在肩，死命地吼啊唱啊，一付啥也不在乎的神气。矿里规定在电车班工作的必须带哨子，用哨音指挥电车。哨子发的不老少，可班里没人带，罚了他们几回款还是不顶事，逼急了，他们的班长鲁二林一瞪眼："怪的！嘴还不如哨子好使？"

那天班里来了个姑娘，启齿微微一笑："我叫刘婷婷，分到电车班了……"

班里的人听到这浓浓的陕北音，看着眼前的姑娘，半天傻呆呆的不吭气，然后都赶紧把脸扭向班长。姑娘看着眼前泛着青光的光头，一愣，又看到这个班长光头上戴顶破帽子，帽沿生硬地往上翻着，一付土老帽样儿，忍不住"咯咯咯"笑起来，笑得大伙鼻尖直冒汗。姑娘一走，大伙儿才喘了口气，嗓门都挺大："真跟电影上那巧珍一个样儿……"

"瞧人家那眼睛，那脸蛋，那声音，啧啧！"

"我叫刘顶顶！"班长眼光一闪一闪，鼻音重重的，学得挺象，大伙"轰"地笑了，有人说：

"米脂的姑娘绥德汉，肯定是米脂的！"

于是大伙儿又吼起了陕北歌子来。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婷婷到班里一月有余了。她人勤快，干活利索。对班里不论谁都尊一声师傅，叫得人心里特舒坦。她看人眼神很专注，脸蛋红红的，看得人心里直发慌，于是师傅们的眼光不由得滑到她脖子上挂的洁白的带子上，带子上系着亮闪闪的哨子，在那隆起的胸前晃悠着。师傅们赶紧把眼光转到一边，心里想，脖上挂个哨子还挺那个的。

那是上星期吧，那天是二林开车。车刚开动，婷婷就说忘了带哨子了，问咋办。二林边开车边说："算了，今儿凑合一下！"

"那碰见安全科的咋办？"

"没事，都跟我是哥们儿。"话刚出口，二林忽然想起前天他还当婷婷的面骂了安全科的人，说罚了他的款。他心里正后悔，忽然"哐当！哐当！"几个矿车都掉了道。婷婷跳下车，很快给掉道车支上撬棍，一挥手："顶——"

二林一拉弓架，左手一推手柄，电车"轰轰"叫起来。他又听到婷婷喊——顶——他隔着几个矿车一看，婷婷神色惊慌，声音也怪怪的，忙刹住了车。婷婷"哎哟"叫了一声，吓了二林一身的冷汗，他上前一看，婷婷被挤伤了手，血不停地往外流。万幸的是没伤骨头。二林气得直发火，又瞪眼："咋光知道喊——顶——"

"我喊的是停停——"婷婷很委屈，泪汪汪的。

"唉？"二林愣了。这"顶——停——"哪个是哪个嘛，嘿，这陕北调。

奇怪的是第二天上班，班里的人都直了眼——也没商量，咋每人胸前都是一个明晃晃的哨子。那天下午矿区比赛篮球，裁判来借哨子，竟没一个人肯借。

我拥有高速度

●怀白

每当我启动马达
引擎就爆发出一腔热流
象雄鹰搏击　绷紧力
象猛虎添翼　鼓满劲
甩脱早该抛弃的缓慢
越过迷蒙的雾障
从东天的绿林到西部的黄土
吟唱着高吭激昂的旋律
以目穷千里心弛人荒的志向
把蕴育许久的抱负
从自己的手里放飞

我自豪　如离弦的鸣镝
我自强　如锋锐的箭镞
任山高路远任险峰晚岩
辟出一条创造欲旺盛的轨迹
哦。疾进　压根儿就不用倒档
我拥有时代的高速度

春苗　田俊民　摄

陕西省杂文学会　宝鸡石油钢管厂　陕西工人报社

联合举办"宝钢管杯"杂文大赛

为繁荣杂文创作，发挥杂文激浊扬清之功能，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陕西省杂文学会、宝鸡石油钢管厂、陕西工人报社联合举办"宝钢管杯"杂文大赛。

应征作品要求题材广泛，时代感强，形式不拘一格，突出文学色彩，字数在一千二百字以内。

征文从1993年3月1日起到8月底止，为期半年。来稿请注明"征文"字样，并写清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笔名听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凡在本报发表的应征稿件均付稿酬，并有资格参加评奖。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付给奖金。热诚欢迎海内外作者踊跃惠稿。

补药不补揭秘

吴树民

不少人发现给小宝贝、爱人、老人买回的补品，服用后不大见效，百思不得其解：有的还是名优产品啊！秘密在那儿呢？追根溯源，他们才晃然大悟：掏钱买回的补品，根本就不含买时所希冀的主要补品成份。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派员在黄岩、温岭、苍南等地的市场共抽查了三十九种四十二批人参口服液，结果令人瞠目：竟无一种人参口服液含有微量的人参或西洋参。这些生产假货的企业，有的挂着"优秀企业"的桂冠，有的产品竟然还被评为"省优"、"部优"。

其实，伪劣产品何止仅限于补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人有物有商品交换地方，就有伪劣产品的魔影出现。

伪劣产品除了给消费者带来不快、损失、灾难之外，还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黑洞"。据有关部门抽查，在全国重点工业企业的产品中，优等品、一等品加在一起，不足总产量的三成半，而伪劣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二千亿元。这些钱，足够弥补全国十几年的财政赤字！"文革"闹腾了十年，这期间我国总共损失了约五千亿元。而我国每年生产的伪劣产品的价值，等于两年半闹了一场"十年动乱"！这，不能不叫人惊目触心啊！

伪劣产品为什么难以禁绝呢？它对地方和集体频临绝境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针以损害国家和个人为代价的补剂。它会使某些集体企业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也能使某个地区财源滚滚，收益巨大。于是，在神州大地，野狼（郎酒）横行，斜塔（红塔山香烟）林立，假药猖獗，致死人命，"五条金利来（领带），只有一条真"……。地方保护主义，帮助李鬼打败了李逵，在不少时候，用金钱和权力制约的"打假"活动，酿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打"笑话。

对待伪劣产品应和对待那些不补的补药一样，一是彻底揭露，二是绳之以法。非此无法建立起以正压邪的新市场秩序，非此靠优质产品生存的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非此国家就会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信誉！

为了自己的小宝贝、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人，消费者应该挺身投诉那些名不符实的补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经济，消费者应该奋起对伪劣产品狠狠打击。

下班在黎明

（散文）　山丘

你轻轻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换下工作服，穿上时髦的套装，在下班的铃声中，走出车间，走进晨曦里。朝阳在你身后迸放出五彩的灿烂，把你的身躯剪裁成一首归港的航船。

川流不息的车铃声从身前响到身后，一张张神奕的面庞焕发出青春的气息。你在人群中看到了他，当然，他也看到了你。他对你点点头，无限深情的一笑，然后迎着黎明走进车间。也许就在你的位置上，他将继续把一首雄壮的旋律奏响。晓风，拂着他的面庞，也吹动你的发丝；晨雾，润着他的心田，也融进你的心房。一切需要叮嘱的话都是多余。因为，在他面前，在你身后，升起的都是同一轮朝阳。

你心中荡漾着甜蜜，虽然脸上仍带着劳动后的疲惫和艰辛，脚下慢慢地踏着自行车，仔细将那张亲人的面庞咀嚼与回味。或许，还带着一丝遗憾的歉意，直至走进贴着红色"喜"字的门窗里。

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咝咝的响声，似乎在对你喁喁低语。灯光下的"喜"字显得更红，你抱着尚有余温的被子，那上面是你所熟悉的气息，一股幸福的暖流自心底油然而生，双眼噙着激动的泪花，将整个脸庞埋进了绵软的被里。

也许你会情不自禁的埋怨，坦怨这倒霉的夜班夺去了你的甜蜜的鸳梦，使你们一个背着朝阳而回，一个迎着朝阳而去。但你的脸前一浮现出那张深情的笑脸，耳畔就响起了他最爱说的口头禅："工作首先是第一的！"

啊！你的双眼一下明亮起来，如秋水一样明澈。走过去，捧起桌上那张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紧紧贴在脸上。那通红通红的荣誉证书，是一个普通的青年职工——你的爱人跳动着的心，滚烫滚烫。

一束金色的阳光从窗口照进，均匀洒在你的脸上，长长的睫毛挑着五彩光环，织出一串玫瑰的梦，在微微翕动的嘴唇上跳跃。阳光如慈祥的母亲，轻轻抚慰着你。

黎明的朝阳是工作的号角，也是休憩的摇篮曲。安息吧，恬淡神情，养精畜锐，待朝阳画完一个灿烂的弧线，迎接你的，又是一个振奋的夜晚。

你就是一道风景

〔散文〕

●胡西淳

生于世界上，存于宇宙间，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同顶炎炎烈日，共沐皎皎月辉，心智不缺，心力不乏，只要你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个性及风采，那么，你就没必要去仰视别人。

你，就是一道风景！

不要隐于云海峰峦之后，不必藏于青竹绿林之中，你就是巍巍山峦的一石，就是苍苍林莽中的一株。所以你没必要敬畏名山大川，没必要去赞叹大漠孤烟，你的存在，其本身就是解释世上的所有的景致；你的存在，正注释着时代的一种风情！

不必去拥挤了，你说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你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苍白的四周以绮丽，给庸俗的日子以诗意，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试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

自然美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性，梅花自有梅花的风韵，红杏自有红杏的丽姿，如今认清自己往往比注视别人更为重要。没必要一味褒扬别人贬低自己，应该果敢地站起，与最佳景观比肩，只要你不懈追求，相信你，不比别人差。真的，你行！

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潇洒，兰草之漫柔，自然赋予各异风情，都在各自的一片土地上展示生命的光辉。如今所需的不是自谦，而是自信。很久很久了，虚假的谦逊毁掉个性的展露，模仿、装扮、整容，使人无法认清你的真面目，不知哪个是自己，那情景似古代砖窑烧出的规格相同的陶俑。

风景这边独好！妙在独好。

我们太忽视这个"独"了。

世上被人们公认的景点都是独特的：埃及金字塔，中国古长城，法国凯旋门，罗马斗兽场……世上被人赞誉的美景也别具风采：泰山日出，威尼斯水城，热带雨林，撒哈拉大沙漠……

大凡能被我们记住的人多富有个性特征：阿Q的"快乐"，鲁滨逊的坚毅，王熙凤的笑里藏刀，奥赛罗嫉妒杀人……

让个性伴你，站着该是一座山，倒下便是路基；完整时给人启示，粉粹时使人警惕……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你不用注视人们的眸光便可知道，你在阳光下用身影发表宣言：

你就是一道风景！

爱情诗二首

胡惠秦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握在手中　揉搓
温馨习入我的胸怀
　　和伤心交谈
商量如何让你的名字
　　从指缝溜走
张开手　你的名字
　　在指尖上徘徊
你的名字
　　躲在我的额角上
愁闷不开时
　　在眉间蹙动
牵动了我的泪腺
　　瞳仁上印下了你的名字
思念泛开时
滴在手上的
是褪了色的你的名字

挂号信收据

一封由我签了名的挂号信
从手中轻轻滑进邮箱
牵着我的思念，叩响你的门扉
留下的
是印上"257"号的收据
小心地将它贴进日记
希望有一天去追寻它的归向
听说你已经接到这份思念
暗自猜测你的表情
也许会不经意地扔进纸篓
也许会在沉思之后给个答复
不敢再想，不能再想
看看收据　是留是弃
挂了号的信寄出后
心底也就挂了一个永远
无法解释的问号

沣峪口撷景

●张德厚

鸟·山石

山中的鸟很怕人，怯怯地象是藏在深闺中的娇奴。山中的石头有股灵性，很肥沃，身上爬满了草，鸟在山石上跳跃，嬉弄着动不了的石头。

山石大得有些惊人，沉甸甸地踞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流水抛弃自己而去。鸟很顽皮追着流水，偶尔还用敏捷的身子挑逗一下，流水只是稍有反应，依然又很认真地向前流去……

山中的鸟采了很多美丽的山花披在了身上，着实很漂亮。她沉不住气，不停地颉乐顽去，有一种炫耀。

山中的石头就稳定多了，她把大山浓缩了下来，比大山更坚固。他现在正静静地坐在那儿，羡慕流水的乐观、豁达。也许他正在沉思，也许在回味山洪到来的那场恶梦。

山溪

不知走了多少山路，没有丝毫的倦态，依然笑怡怡地下着山。前面就是山口，出了山就是广袤的世界。

一泓水潭是山溪歇脚的地方，聚成一面镜子，印出一张深绿的照片。用手想把"照片"捞出来，一下"照片"变皱了，脸被扭曲了，怎么抓不着，噢，水是深奥的。

山溪的心思大得很，按捺不住，把激动表现得很充分。然而欢喜的形式太单调了，一味地"哗哗"乱叫。

样子也有点丑陋了，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总是袒裸出白白的肚皮，出示给人看。可在她平静之时，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娴静得象个正待出嫁的姑娘。

令人遗憾的是，走出去的都迷恋上了花花世界，没有一个再回来的。难怪站在山口的树总在无奈地摇头。

山林

依次排列着，借助山的架子，从沟壑里艰难地爬起，直到站在了白云中。少了最高一排林子便够不着云彩，没了最低一排林子也就触不到大地的胸怀，这里面也许含有什么深刻的哲理，我一时还没悟出个门道来！

山林，是山的汗毛，露水便是大山这个伟汉子渗出的汗珠啊！

山道

大山的神经呀。大山的想法是从这里溢出来的，对外面的感受又是从这里反馈回去的。蜿蜿蜒蜒地通到了大山的心胸。

有一年，大山记得最深刻。原本细微的经络，只偶尔才能掂量一下一双山里人粗糙的布鞋和见不得人的情歌。经一群群热血汉子与群群怀春姑娘们在侃情中扩张了。慢慢山妞子的私奔、汉子牵回城里姑娘的咂舌膨胀了，慢慢有了机电、马达声博击大山的心脏。

初恋

王晓林

那一晚
路很短很短
短成我们的脚片
那一晚
话很长很长
长成我们的希望

雪天，我们抬起钢轨向前走

（散文诗）　秦宏

踏着时间沉稳的节奏，一群男子汉呵，挺起风雪沙尘击不倒的人生，挺起爱的希望，走进冰冷空旷的视野里——

唉嗨哟！唉嗨哟！

离家的那个夜晚，她的泪眼滴落下朵朵初绽的雪梅，挂满屋前那株长高的相思树。默默无语紧紧相拥着多少多少叮嘱。她说，春天一定回来，回来教我唱很多很多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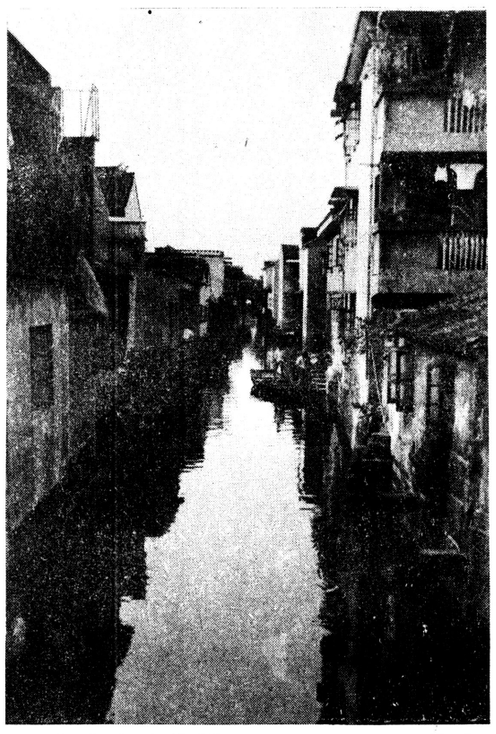
男子汉呵，男子汉弯起冬天弓型的背，抬起荒野，抬起冬日浑圆的太阳，抬起北中国的地平线，喘息，粗犷地把思念化作雪天的白蝴蝶，狂舞在塞外大风歌里旋转升腾——

唉嗨哟！唉嗨哟！

号子冲出茫茫雪雾盘旋的山谷、莽原，飞向缀满星光的温馨港湾，高高挂在那弯尖尖的月牙儿上：团圆是梦，别离也是梦，五彩缤纷的梦哟！

膨胀的血突起自豪的三角肌，钢铁的路在我们脚下延伸——

唉嗨哟！唉嗨哟！……



东方水城苏州　韩琦

祖先和我们

〔散文〕

临青

那个雨天我看到我们的祖先。那组石雕的猿人很平静：男人站在雨中，手里握着石斧，要往前边走去；女人搂着婴儿正在喂奶。他们前面是那片很阔的河谷，河上河下烟雨濛濛。我想这是我们对祖先的想象，我想我们的祖先也许是另外一种模样；但肯定很丑，额头低而且狭窄，目光凶凶的，双手总是血淋淋地沾满兽类或者同类的鲜血，把弱小的兽捕了杀了然后吃掉，撞上巨兽凶兽或者逃跑或者被人家捕了杀了然后吃掉。他们不懂什么是恋爱什么是花烛之夜，想起了就随便逮住一个、随便在什么地方折腾一阵儿完事……我想我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在欣赏我们为祖先所感到的羞惭，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已经把我们勾勒得漂亮而且优雅。在雨中听那雨淅淅沥沥绵绵无尽，我想那是一个看着我们诞生而且在我们消亡之后仍然期待生命诞生的圣者，他在叙述从祖先到我们所经历的漫长岁月。我想那雨就是圣者的赐予，祖先把它一点点一滴滴积累下来，最终使它成为赐予我们漂亮与优雅的遗产，年年播洒反复播洒。

那个雨天有个女孩儿走过河谷，河上河下是一片粉粉的翠绿，粉的桃花这里那里点染着鲜嫩。那女孩儿披一件黄雨衣，在风中飘展起来成为轻盈滑翔的仙鹤，赤脚踏踏地带起一片片水花。我想她要活在祖先那个岁月会是什么模样，而如今已经出落成艺术品。她回头一瞥送来的目光好温柔，欣赏那份温柔的时候我想起祖先凶凶的目光，抱着婴儿、哺乳，该是女人最温柔的时刻，而那目光却象随时准备厮杀、格斗与嗥叫。祖先曾经在群兽嗥叫中战栗，在洪水泛滥时绝望，在黑夜燃起的大火面前恐惧，在瘟疫袭击的时候愤怒与无奈，假如不经历这些，温柔不会成为我们的必然。我们今天知道有爱，能够感觉爱、欣赏爱并且给予爱和接受爱，我想这爱是祖先在浩瀚大漠中拣起的一粒金色种子，种在灵魄里，然后用一代代的生命与血养育着那几乎无法觉察的生长，直到最终，长成郁郁葱葱，成为我们珍贵的天赋。那天那女孩儿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想她正在走过从祖先到我们的漫长岁月；那天我向她走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在欣赏彼此的漂亮与优雅。我们精彩，我们珍贵。我们挥洒风挥洒雨站在地上站在天下，向我们的祖先呈奉对于生命的尊重。祖先为我们雕刻眼睛、雕刻灵魂和雕刻恣态，雕刻出我们今天的风度。女孩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好象她说，你好。好象我说，你好，好象她说，你从哪里来？好象我说，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于是，我们微笑，我们前面是烟雨濛濛的辽阔。我们看见彼此都是那么风流潇洒、韵味十足，然而毕竟，我们是从祖先那低而且窄的额中走来，从那血淋淋的双手中走来，从随便逮住什么就随便在那里的折腾中走来；我们骄傲，尽管洪水泛滥天火熊熊一个灾难连着一个灾难，我们的祖先倒下一批又站起一批，总是生长，总是打不倒，直到今天仍然站着、走着，于是今天，我们正在走向完美。

那天我和那女孩儿一起走了。我在那婴儿吸吮的地方深深地吸吮，我在那握着的石斧柄上紧紧地握过，然后我说，我们走吧。我想许许多多岁月里的许许多多祖先同时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男人、女人，我们一起走向完美；我想，这就是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完美。

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

于世福

我那口子有个老毛病：见不得荤腥。若食之非吐即泄，或翻滚折腾，故而活了半辈子唯独钟情于油泼辣子拌面条。偶尔赴宴，别人海吃山喝，唯独她可怜巴巴只能给眼睛过过生日。尤其是牛羊肉，任你口若悬河说的天花乱坠，也甭想"升堂入室"。逼得我和女儿只好去夜市，倾羞涩之囊买那片刻即逝的潇洒。

一次，友人做东，饭庄小聚。盛情难却，妻择"优"入口免强吃了些许。谁知出门不远便故态重萌：初如东施之效颦，皱眉抚胸，继而则如铁扇公主误吞了孙大圣，搅海翻江。只好匆匆引一僻处，翻肠倒肚，一片狼籍……好在已与友人分手，否则岂不大煞风景！自此誓曰：若再食荤，除非乾坤倒转，日出西天。

如此福薄之命真个无法改变？这等毛病真就无药可治？听说505很震，家喻户晓，信疑参半，反正花钱买宽心，试试看吧！谁料还真神的出奇，半月之后便有了"肉欲"。于是，大肉饺子、炒肉片、红烧肉、焖鸡块，一一"攻关"，结果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得陇望蜀"，一月之后，那些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牛肉、猪肚、猪耳、猪蹄等，各具色香味形纷纷然跃上餐桌，特别是麻辣肘子竟吃得上了瘾。一天傍晚，正在忙厨，忽然解下围裙递过来："劳驾你，我请会假！"说罢出门飞车而去。片刻，我还在莫明其妙呢，只见她手提一袋麻辣肘子乐颠颠地进了门，旁若无人急不可耐地取出盘筷，待我端菜上桌时，一幕空前盛况竟把我给逗乐了，你瞧人家，左手把盏，品得有滋有味；右手举筷，吃的满面春风。虽无把酒论英雄的气慨，却也潇洒超然的有模有样。再看那盘子已经"大曝光"了！我又喜又怕。喜的是"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再也不为"同桌异食"而作难了，怕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啊！可转而仔细看她：许是吃的太激动了，显得红光满面，连那副丑模样也暂时俏了三分。不过，不可操之太急，得泼点凉水降降温才是："……来日方长，咱还是悠着点稳当！"女儿一旁笑道："老爸呀！别悠啊稳的了，依我看是505的'神功'把我妈变成一只大馋猫了！"

饿与505禁功完气剂作战
505
陕西省首届著名商标

我的"豆腐块"

杨彩霞

我是一名基层工会干部，身上并无多少文学细胞，可闲暇之时，总喜欢"舞文弄墨"地画几下。时间长了，看着那么多的稿纸被浪费掉，觉得怪可惜的，就想起了投稿。大报大刊一时不敢问津，就试拿着敲小报小刊的门坎，哪怕是在同一座城市，哪怕是报社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远，我都要认认真真地贴足5角钱的挂号邮票。然后提起毛笔很"洒脱"地写好封面，直到把稿子交到邮寄员的手中，才感到一丝的轻松。紧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饭吃不香，觉睡不好，脑子里整日充满了那杳无音信的稿子。

我做梦都想不到，第一次投稿竟然成功了。虽说我的那篇短文登在一家小报的第二版，尽管它只是巴掌大的"豆腐块"，但仍然使我兴奋不已，激动不已。当我第一次领到十八元钱的稿费时，如何花这笔钱，着实让我费了半天的脑子。丈夫支持有功，就给他买条好烟吧，可是钱不够；感谢儿子懂事，晚上将写字台让给了妈妈，买个变形金钢吧，钱还是不够。最后，全家一致通过，为了庆祝我的成功，上夜市去吃一顿。剩下的一元八角钱，我没舍得花，至今都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成了永久的纪念。

从此，我也就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有几篇短文被采纳。为了珍藏那经过编辑润饰过的文字，我把那些"豆腐块"，一块一块地剪下来，粘贴在一个十分漂亮的日记本里。那里面，有我对人生的感慨，那里面，也有我对工作的热爱。

有时，家里人不忍心看我熬夜，怕我累坏了身体，都劝我说："写文章太辛苦，又挣不了几个钱，还是算了吧。现在干啥不比那强。"

他们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才气的朋友。他写了一部专业书稿，准备出版。考虑到效益问题，出版社让他交八千元的出版费。当时，别说八千元，就是一千元，他都拿不出来。好在他聪明，在家门口，与妻子摆起了书摊。由于经营有方，两年下来，他攒够了八千元，但已不再提出的事情。后来，他发了。花十万元，在一个黄金闹市做起了大生意。他告诉我说，花八千元出书，还不如在生意场上滚雪球。

朋友的故事，使我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替他感到惋惜。同时，也引起了我的深思。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也会"下海"去试几下，但我决不愿丢掉我手中的笔。因为世界上，除了"赚钱"之外，还有更多更珍贵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刊头设计　庞云光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编报部电话：777708　记者部电话：772227转　群工部电话：77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